

张大磊:走心的电影 随性的人生

文·摄影/本报记者 周 婷 实习生 张冰洁

3月24日,电影《八月》将在全国上映,带着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光环,这个讲述90年代呼和浩特故事的影片也让导演张大磊迅速蹿红。3月7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新锐80后导演,彼时,他正在和朋友一起谈论音乐。张大磊独家向本报记者介绍了拍摄《八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让记者领略到张大磊生活中的一面。



张大磊正在录音



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

高中退学远赴俄罗斯

虽然之前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也曾在电话中通过话,但是第一次见面,眼前的张大磊还是让记者吃了一惊。这个皮肤白皙,瘦瘦的大男孩,一件洗得发旧的藏蓝色毛衣穿在身上,搭配黑色的牛仔裤,走在街头既不显眼也不出众。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他身体前倾,右腿微微抖动,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名刚刚获奖的电影导演。

作为土生土长的呼市人,张大磊爱吃焙子、羊杂碎,踢过足球,玩儿过乐队,对呼市文化有着很深的情结,这点也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电影《八月》,他显得很谦逊:“我没

想过获奖,只想拍一部走心的电影。”

虽然拍电影走心,但是生活中的张大磊却是一个随性的人。今年35岁的张大磊不喜欢做计划,他说,只要把握大方向,其他的就可以不去计划。一有计划,就会很没意思,会缺少好多东西。

高中一年级的時候,张大磊从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退学了,本来想搞乐队的他在赋闲1年之后,远走俄罗斯学起了拍电影。由于父亲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工作,张大磊从小就对电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入到骨髓的热爱。他说:“小时候的我虽然不淘气,但是也不爱学习,家人为此很头疼。得空儿我就跑到标准放映厅里看电影,有时候也不是为了看

电影,只是感觉在那儿坐着,心里就比较踏实。慢慢地,我喜欢上了电影,就搞了这个。”张大磊从没想到,某一天会和父亲成为同行,不过,父子俩在家里却从不聊电影。用张大磊的话说,他和父亲的电影价值观迥然不同,所以聊不在一起。但是,看到儿子崭露头角,父亲还是很高兴的。

尽管父母早已搬到了北京居住,但是张大磊还是将家安在了家乡呼和浩特。4月底,张大磊将迎来人生的新角色——父亲。张大磊用缘分形容了这段婚姻,对于还未出生的宝宝,他也没有太多想象,只是说:“4月底到5月中旬,孩子出生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在家,孩子出生后就得去台湾做宣传了。”

影片未播先火

在第53届台湾金马奖上,《八月》连续拿下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新演员奖以及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影片的大获成功也让张大磊在很短的时间为众人所熟知,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围着《八月》打转。不过最令他高兴的莫过于,《八月》将于3月24日在全国上映。

3月22日,张大磊带着“打玩意儿”乐队和北京先锋戏剧团在北京用音乐剧的形式进行《八月》的首映宣传,他希望把呼和浩特文化、电影和年轻人结合在一起。获奖之后,张大磊接受过很多影评人和媒体的采访,对方总是试图从一个点或多个点切入,从而挖掘《八月》中导

演“良苦用心”的电影语言。对此,张大磊说:“其实,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电影语言。对于我来说,童年有这么个事儿,我想把他拍成电影,接着我就认真去做了。在影片中,我没有刻意安排什么,我觉得如果安排的多了,就会破坏电影原有的感受力了。”

都说“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电影也是如此。在之前点映过程中,张大磊得到过两种观众反馈:第一种是探讨型,一直在说电影中的镜头语言、拍摄手法、光学运用等等,并举出很多优秀影片作对比;第二种是感受型,在看完影片之后,淡淡地说了句:“挺好的。”虽然,这两种反映没有对错之分,对于张大磊而言,他很欣赏第二种真实的感觉。

一边是《八月》如火如荼的宣传,另一边张大磊已经开始着手下一部电影。他说:“下一部电影应该还是《八月》这种风格,但是具体是什么还不方便透露。”

主创人员3月26日现身首府

3月24日,《八月》将第

一次在全国院线上映,张大磊对票房没有期望,他只是希望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能够“什么都不要去想,静静地去感受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电影特别的简单。”在张大磊看来,电影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每一类型的电影都应该有生存空间,应该是市场去考虑作者电影,而不是艺术片的导演为市场而拍戏。文化市场的发展应该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转变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为主要目的。

正如第53届金马奖评委会对《八月》的品评:“白日梦爱做梦,恬静影像扩散出一股糜味,氛围掌握妙至颠毫,拍无事之事,举重若轻,若有似无,悠然如小津安二郎,时现侯孝贤《童年往事》神采。所有的八月,都只是过去了,过去了。”这是一部看似平常却不平凡的影片,是看了第一遍就想看第二遍的影片。

为此,张大磊很期待3月26日在呼和浩特摩尔城举行的影迷见面会,届时,观众不仅仅可以重温这部影片,还能现场和该片的所有主创人员交流。

水果还可以这样玩

通常,大家吃完水果就把果皮当垃圾扔了,包头市科技少年宫幼儿艺术三班的孩子们却变废为宝,用柚子皮创作出猴子、海豹、机器人等一张张独具特色、栩栩如生的面具,创意十足。

摄影/内蒙古日报记者 宋阿勇



捡到6000元不动心 的哥苦寻失主1小时

3月18日16时许,巴彦淖尔市的哥赵师傅匆匆地来到临河区公安局车站派出所,称有位乘客将钱包落在出租车上,内有身份证、银行卡和6000多元现金,可惜没有失主的联系方式,希望民警帮忙寻找失主。最终,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失主张先生。据赵师傅回忆,事发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跑车,突然发现出租车后座上放着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钱包内有一些重要证件和银行卡,以及花花绿绿一沓钞票。由于拉得乘客太多,赵师傅一时记不清是在哪段路上哪个

乘客丢失的,一想到失主出门在外没有钱和身份证,一定很着急,便想到了找民警帮忙。民警将钱包打开检查,找到了一张身份证和3张银行卡,在夹层内又发现了6000多元现金。民警立即通过钱包内的身份信息,联系到失主的母

亲,并辗转通知了失主张先生。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张先生来到派出所认领钱包,民警核实好身份后,将钱包还给了失主。在派出所,张先生分别拿出200元一再对赵师傅和民警表示感谢,但是都被婉言谢绝了。

文/本报记者 白忠义

自称遭遇家暴 10岁男童负气出走

3月21日,因被父亲打了一顿,呼和浩特市一10岁男童竟负气出走。所幸被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名大学生发现,及时送到了大学西街派出所。

当天14时30分左右,在内蒙古大学南门前,一名10岁左右的儿童引起了大二学生董静的注意。当时,她和同学张学斌、杜瑞斌正准备去上课,发现这名男童在校门前徘徊了很久,起初以为孩子是迷路了,所以上前询问,结果孩子称自己被爸爸打了,不想回家,所以才来到这里闲逛。了解完情况后,3名大学生担心孩子出现意外,向大学西路派出所民警求助。

派出所民警王建忠告诉记者,孩子说他叫王博超(音),今年11岁,老家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妈妈在自己一岁的时候便去世了,爸爸是一名安装空调的工人。这些年,他一直和爸爸生活在一起,由于当天被爸爸打了一顿,便想到了离家出走,准备回老家去找亲戚。在民警询问过程中,孩子称从早晨出来后一直没有吃饭,热心的民警便将其带到附近的饭店。在吃饭过程中,民警注意到这名男童胳膊上记着一串电话号码,但是拨打后显示关机。

在采访过程中,这名男童向记者提供了一个家长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与此同时,民警也在第一时间通过警务平台发布了协查通知。由于孩子说不清楚具体家庭住址,所以民警只好暂时将孩子送往儿童福利院。

该名男童身高1.2米左右,穿黑色带帽羽绒服,灰色裤子上有白色英文字母,灰白相间运动鞋,民警希望家人或者知情人士看到报道后与儿童福利院联系,让孩子尽快回到家人怀抱。

文/本报记者 艾文涛